Analysis of the Tragic Figure of An Lingrong in the Chinese Palace Drama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Liang Bingbing
Master's degree,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First Author: bingbing.l@ku.th
Kewalee Petcharati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kewalee.p@ku.th

Received: June 19, 2025 **Revised:** August 4, 2025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5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tragic figures in the palace drama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An Lingrong's tragic fate profoundly reveals the complex survival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within the feudal imperial system. This study takes An Lingrong's tragic figure of An Lingrong as its focal point and innovatively applies both Aristotle's and Hegel's theories of tragedy to analyze the roots of her tragic fate from both personal and socio-political perspectives. The analysis begin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An Lingrong's family background,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talents,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o explore the individu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her tragedy. It then traces her tragic trajectory—from initial insecurity and dependence upon entering the palace, to her growing extremity driven by sensitivity and jealousy, and ultimately to her abandonment and self-destruc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An Lingrong's downfall stems not only from personal flaws—such as low self-esteem, hypersensitivity, jealousy, and cruelty—but also from external forces, including the oppressive nature of the feudal court system, the brutality of palace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rigid expectations and constraints placed upon wome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Her tragedy represents not merely the collapse of an individual fate, but also serves as a microcosm of the collective plight of women under feudal patriarchal rule.

Keywords: Chinese Palace Drama,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An Lingrong, Tragic Figure

中国后宫剧《甄嬛传》中安陵容的悲剧形象分析

梁冰冰
硕士在读,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First Author: bingbing.l@ku.th
李毓贤
助理教授,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kewalee.p@ku.th

文章收到日期：2025 年 6 月 19 日 **修订日期：**2025 年 8 月 4 日 **接受日期：**2025 年 9 月 22 日

摘要

安陵容作为中国著名后宫剧《甄嬛传》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 她的悲剧形象深刻揭示了封建宫廷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本研究以安陵容的悲剧形象为研究对象, 结合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从个人与社会环境双重维度分析其悲剧成因。研究首先从安陵容的家庭背景、外貌与才华、性格演变等方面分析其悲剧的个人成因; 继而从其初入宫时的自卑与依赖, 到因敏感与善妒而逐渐走向极端, 再到最终被抛弃、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轨迹分析其悲剧的社会成因。

研究发现, 安陵容的悲剧既源于其自身的性格缺陷 (如自卑、敏感、善妒、狠毒), 也反映出封建宫廷制度的压迫、权力斗争的残酷, 以及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多重限制。安陵容的悲剧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沉沦, 更是封建皇权体制下女性集体困境的缩影。

关键词: 中国后宫剧, 《甄嬛传》, 安陵容, 悲剧形象

引言

随着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电视剧的类型日益丰富，其中后宫剧在近十年间逐渐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类型之一。根据 Han (2016) 的概述，后宫剧是一种以中国封建王朝宫廷生活为背景的电视剧类型，通常围绕皇帝、多位妃嫔等角色展开，讲述后宫中的权力斗争、情感纠葛和生存法则，其剧情环环相扣、冲突激烈，人物形象多为虚构，内容涵盖爱情、亲情及权力斗争等元素。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后宫剧之一，《甄嬛传》改编自流潋紫所著小说《后宫·甄嬛传》，以清朝雍正年间为背景讲述了女主角甄嬛从天真少女，经历后宫激烈的权力斗争，成长为精明皇太后的传奇经历。剧中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她们在后宫中为权力和地位展开激烈角逐。除了女主甄嬛外，配角安陵容 (嫔妃) 也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悲剧人物，安陵容出身低微，父亲仅为七品县令，母亲性格柔弱长期受妾室欺压，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她自幼形成敏感自卑的性格；安陵容因选秀入宫，但出身低微的她仅被封为最低等级的“答应”，在等级森严的后宫里长期受到排挤；最初因甄嬛的帮助与其结为姐妹，但在生存压力下逐渐变得敏感多疑，最终因嫉妒与皇后的挑拨而与甄嬛反目，并多次成为迫害他人的帮凶。最终，安陵容因罪行败露而遭皇后抛弃、皇帝惩罚，绝望之下选择自尽。她不同于甄嬛的成长型主角光环，也不同于皇后的典型反派定位，而是处于复杂的中间态：既非完全的善，也非彻底的恶。她的悲剧既源于性格缺陷，也深受封建制度压迫，其命运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折射出封建皇权体制下女性的普遍困境。

《甄嬛传》于 2011 年在中国东方卫视台首播，创下该台电视剧有史以来在本地和全国的最高收视率，连续 20 天稳居卫视同时段冠军或季军 (Zeng, 2012) 。该剧凭借精彩的剧情、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以及演员的精湛演技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播出，成为海外观众了解中国古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著名美学家、翻译家 Zhu (1983) 对于悲剧形象的定义为“在文学或戏剧中，因性格缺陷、命运无常或价值冲突而走向毁灭，但因其抗争的崇高性或道德纯粹性引发观众共鸣与反思的角色”。《甄嬛传》不仅因其跌宕起伏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广受欢迎，也成为学界探讨女性命运、封建制度、伦理冲突等问题的重要文本。

中国现有研究多聚集于《甄嬛传》中女性角色的权力博弈、人物塑造及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生存困境等议题，但关于安陵容这一角色的悲剧成因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尤其缺乏结合两种西方经典悲剧理论为理论指导、结合具体情节深入分析其悲剧成因与意义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结合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深入分析《甄嬛传》中安陵容的悲剧形象，揭示其悲剧背后的个体与社会制度因素，这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古代女性命运的理解，也为中国后宫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丰富相关学术研究。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结合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分析中国后宫剧《甄嬛传》中安陵容的悲剧形象, 揭示其悲剧成因。

研究依据理论和研究综述

1. 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诗学》(《*Poetics*》) 是西方最早的一部美学著作, 也是一部有关悲剧的最系统、最深刻的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1987) 在《诗学》里对悲剧的定义是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并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它以赋予美感的语言, 通过不同形式的表演, 唤起怜悯和恐惧, 并达到净化这样的情感的效果"。

根据 Zhang (2020) 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总结可分为以下 3 个方面:

(1) 情节中的突转 (Peripeteia) 与发现 (Anagnorisis): 亚里士多德认为, 戏剧中的 "突转" 是指情节中的关键逆转, 使得主人公的命运突然发生变化, 这种转折通常伴随着 "发现", 即揭示出主人公命运变化的潜在原因。

(2) 性格缺陷 (Hamartia):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中的主人公通常拥有某种 "性格缺陷", 这种缺陷可能是错误的判断或致命的过失, 这种缺陷与命运的交织最终导致主人公的毁灭。

(3) 净化作用 (Catharsis):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进一步探讨了悲剧的 "净化" 作用, 指出悲剧通过引发观众的 "恐惧" 和 "怜悯", 实现情感的净化。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强调情节的重要性, 关注人物的性格缺陷及其与命运的交织, 并提出了悲剧结局的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强调悲剧的哲学意义在于揭示人性与命运的普遍性矛盾, 对后世的悲剧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和讨论。

2. 黑格尔悲剧理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提出的悲剧理论是其《美学》(《*Aesthetics*》) 的重要组成部分, Hegel (1975) 认为 "悲剧的本质在于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 每种力量都具有其合理性和片面性, 而冲突的解决往往导致英雄人物的毁灭"。

根据 Wu & Tu (2011) 对于黑格尔在《美学》里的悲剧理论的内容总结可分为 3 点:

(1) 提出悲剧本质的 "冲突说"。黑格尔把悲剧看成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黑格尔重视由于精神差异而产生的冲突, 认为理想的悲剧是以由于精神差异而产生的冲突为基础的悲剧。

(2) 提出了悲剧冲突的类型: 一是物理的或自然情况造成的; 二是自然条件在心灵方面引起的; 三是“由心灵性的差异面 (内在精神或意识中的不同方面, 比如个人意志、道德观念、情感等) 产生的分裂”造成的。

(3) 悲剧的结局是“永恒的正义”或“永恒的公理”取得胜利。黑格尔认为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存在合理性和片面性, 悲剧的结局有两种: 一是冲突双方同归于尽; 二是一方自动退让, 放弃片面性, 因而“永恒的正义取得胜利”。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是悲剧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开创了把辩证法应用于悲剧理论的时代, 对后世悲剧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3. 理论研究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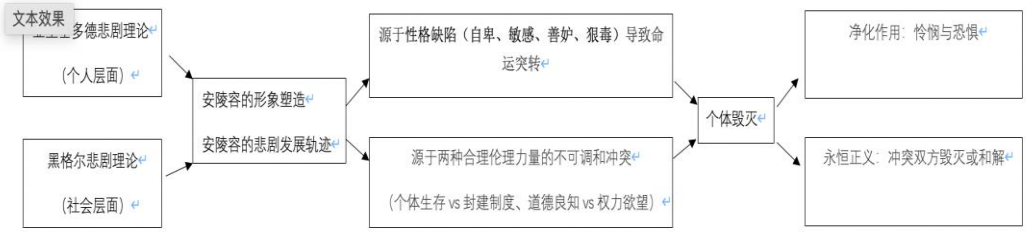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 (来源: 作者, 2026)

亚里士多德聚焦个体因性格缺陷造成的命运转折与情感净化作用; 黑格尔则强调伦理冲突和辩证解决机制, 揭示两种伦理力量的对抗以及正义的实现。二者并非对立, 而是形成“个人 - 社会”双维度的互补关系, 尽管两者侧重点不同, 但均指向悲剧的成因与意义。

4. 研究综述

悲剧作为文学艺术中极具感染力与深度的主题, 长期以来吸引着众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展开探讨。西方悲剧理论体系中,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悲剧理论为悲剧美学奠定了基础; 黑格尔则以辩证法为核心, 构建起强调伦理力量冲突与和解的悲剧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不仅深刻影响着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 也为世界范围内的悲剧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

在理论阐释层面, Roche (2006) 通过对黑格尔悲剧理论的解析, 点明其对伦理力量冲突与悲剧结构的关注, 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差异, 并指出黑格尔理论对现代悲剧研究的启示; Wu & Tu (2011) 则指出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基于辩证法, 认为悲剧来源于对立的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 并最终通过“和解”实现超越, 文章还分析了黑格尔对悲剧冲突的分类; Zhang (2020) 通过系统梳理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渊源、核心概念及当代价值, 并详细分析了这些理论在悲剧美学生成中的作用。

在作品分析领域, Meng (2012) 通过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指出小说作者通过对情节、主人公性格刻画等要素营造悲剧氛围; 作者通过对情节的安排实现引发读者恐惧与怜悯的悲剧目的, 从而达到了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悲剧效果;

Jiang (2021) 通过黑格尔悲剧理论揭示《德伯家的苔丝》中阶级、情感与道德的三重冲突, 强调其社会悲剧属性, 并探讨了冲突的和解方式。

在《甄嬛传》相关研究方面, Zhang (2014) 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分析《甄嬛传》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剖析男权社会下女性作为权力斗争牺牲品的悲剧命运及其文化根源; Wang (2014) 进一步通过黑格尔的 "冲突说" 分析《甄嬛传》, 认为剧中女性 (如甄嬛、华妃) 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沦, 更是封建皇权专制下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Zheng (2014) 从当代女性视角全景式剖析《甄嬛传》后妃群像, 揭示后宫女性在皇权与礼教压迫中 "难逃悲剧" 的共性命运; Wu (2019) 探讨其性格渐变过程, 指出自卑与依附性如何在外界压迫下异化为扭曲的生存手段, 最终导向自我毁灭; Sun (2020) 则在女性主义框架下提出, 安陵容的悲剧反映了后宫女性 "突围" 的失败——其看似主动的争宠行为实则是男性话语权下的被动妥协。

这些研究为本文章提供了重要参考, 尽管已有众多学者关注到《甄嬛传》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 且从不同角度如女性主义、黑格尔悲剧理论等进行分析, 但对于安陵容这一角色的悲剧形象, 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尤其是结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理论进行系统剖析方面, 本研究将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

研究方法

1. 数据收集:

1.1 文献资料收集: 查阅并收集跟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悲剧形象以及《甄嬛传》研究分析的中外相关书籍、论文和文章。

1.2 影视文本采集: 通过在爱奇艺 (iQIYI) 平台观看后宫剧《甄嬛传》76 集完整版, 收集关于安陵容相关情节和台词等文本信息。

2. 数据分析:

2.1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对收集到的关于安陵容的形象塑造、悲剧发展轨迹和悲惨结局等不同方面的资料进行分类和分析。

2.2 对安陵容的悲剧成因进行总结和讨论。

研究成果

在《甄嬛传》这部经典的中国后宫剧中, 安陵容的悲剧形象以其复杂的性格和悲剧性的命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研究旨在结合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从个人与社会环境双重维度解析其悲剧成因, 具体通过分析安陵容的形象塑造、悲剧发展轨迹及悲惨结局展开论证: 研究首先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 从形象塑造层面 (包括家庭背景、外貌才华、性格演变) 剖析其悲剧的个人成因; 进而结合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循着安陵容从初入宫时的自卑依赖, 到因敏感善妒逐渐走向极端, 最终被抛弃并自我毁灭的悲剧轨迹, 探究其悲剧的社会成因。

1. 安陵容的形象塑造分析

本部分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为核心, 从家庭背景、外貌才华、性格演变三个方面, 深入分析安陵容的悲剧的个人成因。

1.1 家庭背景

安陵容的父亲只是一个县丞, 并且母亲性格柔弱, 母女俩在家里长期遭受妾室的欺负, 她的家庭背景, 使她自幼便感受到出身带来的压力与歧视, 从而形成了她自卑、敏感的性格。在入宫选秀时, 面对一同参加选秀的夏冬春的质问, 她对自己父亲的官职难以启齿, 并被夏冬春嘲讽家世。

例子 1. 安陵容初次入宫参加选秀, 与甄嬛、沈眉庄、夏冬春等人一起候选。安陵容意外将茶水洒到性格跋扈的夏冬春身上, 夏冬春仗着家世显赫, 借机羞辱和贬低她的出身。(第 2 集)

安陵容: “我我我叫安陵容, 家父、家父松阳县丞安比槐”。

夏冬春: “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

例子 2. 安陵容、甄嬛和沈眉庄三人刚入宫, 安陵容谈及自己的家世, 她的言语中带着自卑的感慨自己出身低微, 无法与甄嬛、沈眉庄这类世家贵女相提并论。(第 5 集)

安陵容: “我父亲不过是个小小县丞, 如何能与你们这些世家小姐相比?”

例子 3. 安陵容自杀前在与甄嬛的对话中讲述了母亲的悲惨遭遇, 她母亲因年老色衰而被丈夫冷落, 母女俩长期被妾室欺负, 这些经历使安陵容对 “失宠” 产生了极端的恐惧。她害怕自己像母亲一样被人欺辱、抛弃, 因此她不惜一切代价依附皇后, 利用各种手段争宠。(第 68 集)

安陵容: “我娘曾经是苏州的一位绣娘, 我爹靠我娘卖绣品给他捐了个芝麻小官, 后来我爹娶了好几房姨太太, 我娘虽是正房, 可人老色衰, 所以处处吃亏, 入宫后, 华妃那样凶悍, 皇后城府又深, 连宫女都敢欺负我, 我很怕, 我每晚都做梦, 梦见我变成跟我娘一样, 瞎了眼睛, 受人欺凌, 生不如死”。

安陵容的自卑、敏感性格源于家庭背景的低微与母女长期受欺压的经历, 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 “性格缺陷与命运交织” 的体现, 成为她悲剧命运的起点, 为她后续在后宫权力斗争中做出错误判断 (如依附皇后、背叛友情) 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1.2 外貌和才华

安陵容长相清秀但不出众, 她只能以才艺 (唱歌、制香和刺绣) 弥补这一劣势, 这些才艺帮助她在后宫争宠, 被她用作宫斗的工具, 但也成为她后期悲剧命运的伏笔。

例子 4. 华妃与其他嫔妃等人闲聊时提及安陵容, 语带轻蔑, 这不仅透露出华妃对安陵容出身的不屑, 也反映了她对安陵容外貌的轻视。(第 10 集)

华妃: “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生得也不算如何艳丽”。

例子 5. 安陵容进宫后一直未得到皇上的关注, 为了吸引皇帝, 她故意在皇帝经过的地方唱歌。此举成功引起皇帝注意, 皇帝听到歌声后对此赞不绝口。(第 10 集)

皇帝: “谁在唱歌呢?”

皇后: “可能是宫中的歌妓吧。这么好听的歌声确实难得”。

皇上: “这歌声甚是美妙, 青天白日的, 竟在宫里唱这些靡靡之音”。

例子 6. 安陵容她擅长刺绣等技艺, 她精心绣制了香囊赠予甄嬛和沈眉庄, 沈眉庄见其手艺精湛, 不由得称赞她。(第 13 集)

沈眉庄: “陵容的手艺真精巧, 宫中绣娘也比不上”。

例子 7. 安陵容因掌握制香技艺, 成为皇后的重要帮手, 负责调配宫中的熏香, 这也是后期皇后和安陵容常用来伤害嫔妃流产的手段之一。(第 66 集)

甄嬛: “妹妹最擅制香, 不知今日宫里点的是什么香啊?”

安陵容: “叫凝露香, 姐姐若是喜欢, 我送一些与姐姐可好?”

安陵容的外貌才华, 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情节的 “突转”, 安陵容的外貌平庸让她在后宫中缺乏天然优待, 但才华虽弥补了这一劣势, 却也使她成为争宠与斗宫的工具, 最终推动了她的悲剧结局。

1.3 性格演变

安陵容的性格经历了一个由自卑、依赖他人到敏感、多疑, 再到善妒、狠毒的变化过程。前期: 自卑、感恩、依赖他人, 安陵容出身寒门, 因为家庭背景低微和不够出众的的外貌而容易感到自卑, 这种自卑使她对外界的评价和他人的行为格外敏感, 敏感地察觉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和冷漠。在与甄嬛和沈眉庄的相处中, 没有安全感的安陵容逐渐依赖她们的保护和帮助。

例子 8. 安陵容刚入宫, 因家世低微而缺乏自信, 与出身良好的甄嬛、沈眉庄相比, 她在物质和心理上都感到自卑。甄嬛和沈眉庄因总是格外主动关照她, 此时的她十分珍惜且感恩这段姐妹情谊。(第 3 集)

甄嬛: “今日新得的几匹缎子, 我看正合你穿, 等下我就让人给你送去延禧宫, 若还有什么不够的, 尽来告诉我和眉姐姐”。

安陵容: “多谢两位姐姐待我这样好, 我无以为报, 这份情谊陵容感激不尽”。

例子 9. 宫廷环境对安陵容来说充满压力, 使她渴望朋友的庇护。在与甄嬛和沈眉庄相处时, 她却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感, 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第 5 集)

甄嬛: “你身子弱, 天气凉, 就别出来走动了, 免得冻着”。

安陵容: “没关系, 我喜欢和姐姐们在一起”。

中期: 敏感、多疑、逐渐变得善妒, 随着甄嬛的得宠并且地位上升, 敏感多疑的安陵容在与甄嬛、沈眉庄的交往中不断滋生误解与隔阂。她既羡慕二人的出身、美貌与才华, 又渴望获得皇帝的关注与宠爱; 这种矛盾心理逐渐演化为嫉妒, 自卑与敏感交织之下, 她开始拼命争取地位与权力。

例子 10. 甄嬛因才华和美貌俱佳受到皇帝宠爱, 地位迅速上升, 而此时安陵容仍然未得宠, 逐渐变得敏感多疑。当宫女劝她应当与甄嬛保持亲近时, 她害怕自己成为甄嬛的陪衬, 甚至隐隐产生了防备之心。(第 8 集)

安陵容: “姐姐正在风头上, 我若总是凑在姐姐跟皇上身前, 也是讨人嫌”。

宝鹃 (宫女): “小主你多心了, 莞贵人有什么好事都先想着小主, 今儿还让人送了两匹缎子来呢”。

安陵容: “那是姐姐客气, 姐妹间的情谊再深, 不留意也会生出芥蒂”。

例子 11. 愈发受到皇帝宠爱的甄嬛被其他嫔妃陷害后深知后宫凶险, 不愿让安陵容也卷入是非之中, 于是选择隐瞒此事。然而敏感多疑的安陵容被皇后告知真相后误解了甄嬛 (第 10 集)

安陵容: “姐姐也真是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 还是来之前听皇后娘娘说起, 说余氏谋害姐姐, 还冒名是姐姐谋夺皇上圣恩”。

甄嬛: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这种事听了伤神害怕, 还是不知道的好”。

安陵容: “可是我把姐姐当做自己的姐姐, 哪有姐姐出了事妹妹还不知情的道理?”

后期: 善妒、狠毒, 她因自身的自卑敏感和对权力的渴望, 逐渐嫉妒甄嬛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皇帝的宠爱、高贵的出身和美丽的容貌。这种嫉妒转化为深深的怨恨, 使她完全背叛甄嬛, 与通过依附皇后来获得权力和保护从而改变自己的处境, 多次设计害死其他嫔妃, 展现出狠毒的一面。

例子 11. 此时安陵容已投靠皇后, 安陵容地知道若惠妃 (沈眉庄) 死去, 甄嬛会陷入极大的痛苦。因此她在惠妃 (沈眉庄) 临盆时故意刺激她, 导致她情绪失控而难产去世。这也反映了安陵容在后宫残酷环境中逐渐变得狠毒和扭曲的心态。(第 64 集)

宝鹃 (宫女): “小主, 其实惠妃娘娘不死, 也碍不着咱们什么”。

安陵容: “惠妃死不死不打紧, 只是她跟甄嬛那么要好, 只有她死了, 甄嬛才会伤心欲绝, 只有看着甄嬛伤心, 我心里这口气就顺畅了”。

例子 12. 安陵容临死前对甄嬛诉说自己的不甘和嫉妒, 她痛苦地揭示了自己悲剧的根源——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 因此只能通过争宠来证明自己。(第 68 集)

甄嬛: “宫里的日子再难过, 也不该伤害身边的人, 特别是一直把你当作亲姐妹的人”。

安陵容: “曾经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你拥有高贵的出身，美丽的容貌，还有皇上的宠爱，而我却因出身低微备尝世人冷眼，你待我好，对我处处照顾，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你不要怨恨我说我狠毒，其实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了人家的垫脚石。我不得不争宠，不得不怨恨皇后、怨恨皇上、怨恨一切不把我当人的人，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地帮我，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可在这后宫之中哪儿有什么真心可言，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安陵容低微的家庭背景造就了她根深蒂固的自卑和敏感，她对友谊的依赖与对权力、地位的渴望驱使她逐渐变得多疑、善妒和狠毒，而宫廷斗争的残酷和复杂则进一步扭曲了她的心灵。安陵容的才华使她获得皇帝的关注，但这些才艺只是供人消遣的工具，无法真正提升她的地位，反而成为她被利用的手段。正如 Aristotle (1987) 所言，一个悲剧人物往往因自身缺陷做出错误决策导致悲剧命运。安陵容的自卑、敏感、善妒和狠毒可视为她的 “性格缺陷”，导致她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也预示了她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2. 安陵容的悲剧发展轨迹

本部分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将《甄嬛传》剧中安陵容的悲剧发展轨迹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分别是 (1) 初入宫廷自卑敏感，依赖他人。(2) 逐渐嫉妒甄嬛，开始依附皇后。(3) 多次伤害他人，不断走向极端。(4) 最终惨遭严惩，绝望自尽；这四个阶段清晰地呈现出安陵容从一个自卑敏感的少女逐渐沦为后宫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全过程。

(1) 初入宫廷自卑敏感，依赖甄嬛: 安陵容初入宫廷时，因出身低微，缺乏家族支持，容貌虽清秀但不够出众，始终处于后宫权力体系的边缘而容易自卑、敏感，幸而甄嬛和沈眉庄因同情她的处境，对她多加照顾，使她对二人充满感激，并逐渐产生了深厚的依赖。

例子 13. 安陵容初次入宫参加选秀时意外将茶水洒到一同参加选秀且性格跋扈的夏冬春身上，夏冬春仗着家世显赫，借机羞辱安陵容，还强迫她下跪赔罪。甄嬛仗义出手，以机智的话语化解了安陵容的窘境，并送给她一对耳环，安陵容对此非常感激。(第 2 集)

夏冬春: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

安陵容: “对不住，对不住。我、我叫安陵容，家父、家父是。松阳县丞安比槐”。

夏冬春: “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这件事要作罢也可，你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算了!”

(旁边的甄嬛看到了，便过来开口调解)

甄嬛: “一件衣裳罢了, 夏姐姐宽宏大量, 不值得生气。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 若是龙颜因此震怒, 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 如此得不偿失, 还望姐姐三思……”

(夏冬春因甄嬛的话放过了安陵容, 安陵容对此非常感激)

安陵容: “多谢姐姐出言相助。今日之恩, 没齿难忘”。

甄嬛: “举手之劳, 妹妹衣饰略素雅些, 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妹妹, 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安陵容: “劳姐姐破费, 只是妹妹出身微寒, 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

例子 14. 安陵容入宫后因家世低微且外貌普通, 直到第六集才第一次被召侍寝。但她因过度紧张而未能完成侍寝, 最终狼狈地被送出养心殿。宫人们在背后嘲笑她, 甄嬛和沈眉庄得知此事后, 主动前去安慰她, 这次失败让她更加依赖朋友, 同时也种下了她对权势的渴望。(第 6 集)

(当皇上第一次翻安陵容的牌子)。

宝鹃 (宫女): “恭喜小主! 皇上传来旨意, 今夜由小主侍寝”。

安陵容: “我还以为皇上只当没我这个人呢。不知怎的,我有点害怕”。

(在侍寝过程中安陵容由于太害怕一直发抖, 皇上心生不快)。

皇帝: “朕又不凶, 侍寝的规矩嬷嬷没教过你吗? 朕不喜欢勉强,改日吧”。

(因为侍寝失败, 安陵容被其他宫女太监们在背后嘲笑, 甄嬛和沈眉庄安慰安陵容)

甄嬛: “你还好吧?”

安陵容: “我都好, 劳两位姐姐挂心了”。

沈眉庄: “以后会好的, 咱们还有的是以后”。

安陵容: “两位姐姐还有以后, 我没有了”。

第一阶段属于安陵容悲剧发展的 “铺垫期”, 出身寒微的安陵容初入宫廷时, 性格中的敏感、自卑等性格缺陷便开始显现, 她的悲剧尚未爆发, 但已埋下伏笔。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中的主人公通常具有性格缺陷, 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产生致命的过失, 最终陷入毁灭 (Zhang, 2020), 安陵容因家世低微而自卑、敏感并且过度依赖他人正是她悲剧的个人原因; 而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不可调和冲突 (Wu & Tu, 2011), 在后宫里安陵容的个体生存诉求与封建宫廷制度之间形成伦理冲突, 她渴望获得宠爱和认可, 却没有相应的家世和资本。她的挣扎是对封建等级制的反抗, 但封建宫廷制度为维护皇权稳定的合理性, 无情的压制了她作为个体的生存诉求, 这种不可调和的制度性冲突预示了她的悲剧走向。

(2) 逐渐嫉妒甄嬛, 开始依附皇后: 随着甄嬛越来越得到皇上的宠爱, 安陵容的心理逐渐发生变化。她从最初的感激, 转变为对甄嬛的嫉妒, 对甄嬛的关怀产生微妙的戒备心理。她因父亲运送军粮入狱事件与甄嬛、沈眉庄逐渐产生间隙, 并开始投靠皇后, 希望通过依附皇后来获得权力和保护。

例子 15. 随着皇上对甄嬛的宠爱逐渐让她在后宫的地位变得更加显赫，自卑敏感的安陵容对甄嬛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最初的感激和依赖。(第 8 集)

安陵容: “甄姐姐陪皇上去了行宫，昨晚应该侍寝了吧。像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的，大概是头一个吧”。

沈眉庄: “过去的事就别往心里去了，下回会好的”。

安陵容: “下回？我哪有两位姐姐那么好的福气？”

(安陵容在宫内跟宫女的对话)

宝鹃（宫女): “小主你多心了。莞贵人有什么好事都先想着小主，今儿还让人送了两匹缎子来呢”。

安陵容: “那是姐姐客气，姐妹间的情谊再深，不留意也会生出芥蒂。姐姐正在风头上，我若总是凑在姐姐跟皇上身前，也是讨人嫌”。

例子 16. 安陵容的父亲在护送军粮途中遭遇抢劫，皇帝震怒下令将其父亲关押入狱。沈眉庄尝试去求皇帝帮忙但被太监劝说放弃，甄嬛则利用自己的智慧说服皇帝重新审查安陵容父亲的案件。然而皇后趁机邀功并挑拨安陵容与甄嬛、沈眉庄之间的关系。安陵容的心理逐渐发生变化，使她在与甄嬛、沈眉庄的交往中产生误解和隔阂，转而投靠皇后。(第 14 集)

安陵容: “姐姐救命！我父亲奉旨押送西北军粮，谁知半路遇上敌军流兵，军粮被劫走了，我怕皇上一怒之下爹爹性命难保。因为这件事由眉姐姐的父亲济州协领审问，眉姐姐，求您救救父亲！”

沈眉庄: “你放心，但是为求妥当，我要先去见皇上探探口风”。

(沈眉庄在皇帝的宫殿前被太监劝说放弃帮助安陵容，以免给自己父亲带了不好影响)

苏培盛（太监): “贵人,您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求情来的？依奴才看，贵人您最好是袖手旁观。皇上不喜欢后宫过问政事，尤其这是军情大事”。

沈眉庄: “可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苏培盛（太监): “您父亲帮忙了但万一被人抓了这事小题大做，那您父亲的前程要是不要啊？要真是冤枉的，自然会给他洗雪冤枉...再说，您这一开口劝，华妃娘娘那儿知道了，安答应的父亲非死不可了”。

(在皇帝宫殿内甄嬛聪明的利用典故说服皇帝重新审理安陵容父亲的案子)

甄嬛: “臣妾幼时观史，见圣主明君责罚臣民时，往往责其首而宽其从，恩威并济，使臣民敬畏之外更感激天恩浩荡。皇上一向仰慕唐宗宋祖风范，皇上亦是明君仁主”。

皇帝: “朕一向只知你饱读诗书, 不想史书国策亦通, 有卿如此, 朕如得至宝。安比槐一事朕会派人重新明查, 必不使一人含冤”。

(事后皇后派宫女来邀功)

剪秋 (宫女): “安大人活命有望了, 昨儿皇后娘娘亲自去向皇上求情, 皇上自然会给娘娘面子”。

安陵容: “多谢皇后娘娘, 现在我算知道了, 谁的话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在第二阶段, 安陵容在宫里多次因出身被人轻视后, 她渐渐意识到仅凭自身才艺和友谊难以在宫中立足, 开始逐步投靠皇后。根据 Zhang (2020) 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总结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是指人物命运的重大转折点。随着甄嬛和她的地位逐渐发生改变, 安陵容对甄嬛也由一开始的依赖逐渐变成多疑与嫉妒, 性格出现显著变化, 心理趋向扭曲。而黑格尔认为悲剧源于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不可调和冲突 (Wu & Tu, 2011)。安陵容为了生存逐渐愿意成为皇后的棋子, 逐渐产生“道德良知”与“权力欲望”的对立冲突, 两种伦理力量既包含求生本能的合理性, 又违背了初衷的道德良知, 最终导致了安陵容逐渐在宫廷斗争中丧失道德底线, 预示了更深层悲剧的到来, 这属于黑格尔悲剧理论中的第三种冲突类型“由心灵性的差异面 (道德观念) 产生的冲突”。

(3) 多次伤害他人, 不断走向极端: 在皇后的支持下, 安陵容完全背叛友谊, 并且走上为了争宠而不择手段的道路。她利用自己的制香技艺和歌声, 引诱皇帝, 在宫廷斗争中充当皇后的工具, 多次致怀孕的嫔妃流产, 并且与皇后一起陷害甄嬛失宠被皇上赶出皇宫, 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

例子 17. 在皇后的暗示下, 安陵容利用自己擅长的制香技艺, 特意调制香料来引诱猫扑向正怀孕的富察贵人导致其流产。在这一混乱中, 甄嬛也被猫抓伤脖子, 甄嬛此时刚好被太医确诊怀孕。安陵容假意关心她的伤势, 特意赠送一款含有浓烈麝香 (孕妇长时间接触麝香可能增加流产风险) 的祛疤药企图借此对甄嬛造成伤害。(第 26 集)

皇后: “本宫的松子 (猫) 喜欢扑东西, 但是猫喜欢闻气味, 闻久了便听话了。安常在最懂香料, 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

安陵容: “臣妾回去一定把这种香悉心配好, 然后拿过来给松子闻着”。

(安陵容假意恭喜甄嬛怀孕并赠送含有浓烈麝香的祛疤药)

安陵容: “听说姐姐有喜了, 恭喜姐姐。这盒舒痕胶是陵容家传的, 可以使疤痕退色, 光复如新”。

例子 18. 皇后联合安陵容设计陷害甄嬛, 使她在册封妃位的典礼上穿上了已故纯元皇后 (皇上心爱的女人) 的礼服。皇上大为震怒并开始冷落甄嬛。皇后与安陵容进一步打压甄嬛, 说服皇上将她的家人流放至寒冷的宁古塔 (现黑龙江省)。最终甄嬛被迫前往皇宫外的寺庙修行。 (第 43 集)

皇帝: “你这身衣服是从哪儿来的? 放肆!”

绘春 (皇后的宫女): “前些日子, 皇后娘娘整理纯元皇后旧时的衣服, 让奴婢拿去内务府缝补, 奴婢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跑到莞妃娘娘的身上, 请皇上恕罪!”

甄嬛: “臣妾大意, 不想误穿了纯元皇后的故衣。臣妾来皇后宫中前发现吉服破损, 才向内务府借用此衣, 臣妾不知衣裳的来由, 不想冒犯纯元皇后, 皇上恕罪”。

皇帝: “是朕太过垂怜你了, 你这样的心性实在不适合留在宫中。去佛堂静静心吧, 不用住在这儿了”。

例子 19. 沈眉庄一直是甄嬛最亲密的姐妹, 安陵容故意派人送去恶意言语刺激即将临盆的沈眉庄, 导致她情绪激动而难产去世。事后安陵容不仅对此毫无愧疚, 反而因看到甄嬛因沈眉庄的死而悲痛万分而感到畅快。(第 64 集)

甄嬛: “你明知眉庄有身孕, 不能受任何惊吓, 你的下人还跑到碎玉轩传话, 陵容, 你安的什么心?”

安陵容: “姐姐, 我真不知道这事, 宝鹊也定是无意的, 如果我知道会这样的话, 宁愿是自己替眉姐姐受苦”。

(在安陵容宫内安陵容的宫女不忍对惠妃 (沈眉庄) 的伤害)

宝鹃 (宫女): “小主, 恕奴婢直言, 其实惠妃娘娘不死, 也碍不着咱们什么”。

安陵容: “惠妃死不死不打紧, 只是她跟甄嬛那么要好, 只有她死了, 甄嬛才会伤心欲绝, 只有看着甄嬛伤心, 我心里这口气就顺畅了”。

第三阶段, 安陵容此时已彻底沦为皇后的棋子, 屡次陷害甄嬛、沈眉庄等人, 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她的自卑敏感、善妒与狠毒交织, 使其性格缺陷彻底暴露。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 “性格推动情节发展” 在此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她的性格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悲剧行动的连锁反应,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中的主人公通常拥有某种 “性格缺陷”, 这种缺陷可能是错误的判断或致命的过失, 这种缺陷与命运的交织最终导致主人公的毁灭 (Zhang, 2020), 安陵容的悲剧是她性格缺陷的极端表现, 也是她悲剧发生的个人原因; 而 Hegel (1975) 认为悲剧源于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不可调和冲突, 安陵容的个体生存诉求与封建宫廷制度之间的冲突在此阶段达到顶点, 两种伦理力量的对抗中, 制度的强大与不可撼动, 使得安陵容逐渐走向极端, 最终自我毁灭。她的毁灭,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当片面合理性的诉求对立时, 双方都将走向否定与崩溃。(Wu & Tu, 2011)。

(4) 最终惨遭严惩, 绝望自尽: 安陵容在被甄嬛揭发了她所做的坏事后, 被皇后抛弃, 被皇上严惩, 最终服毒自尽。

例子 20. 甄嬛重新回到宫里并重获皇帝的宠爱, 安陵容深知自己的宠爱远不如甄嬛稳定, 她精心调制迷情香引诱皇帝, 希望借怀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安陵容成功怀孕后与皇后密谋, 希望利用腹中的孩子制造事端, 嫁祸甄嬛, 企图令她再度失宠甚至受到惩罚。(第 67 集)

安陵容: “熹贵妃称病, 不肯见臣妾, 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她扯上任何关系”。

皇后: “机会是要等的, 本宫已经问过太医, 你这个孩子至多保六个月, 若再不落胎的话, 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

(甄嬛宫殿内与太监谈及自己对安陵容的防备)

小允子 (太监): “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 就一味躲懒装病吧”。

甄嬛: “我要不躲着她,哪日她有什么闪失要赖到我头上,我可吃罪不起”。

例子 21. 皇帝得知安陵容曾用迷情香勾引自己后, 非常愤怒和失望。甄嬛趁此机会, 向皇帝揭穿了安陵容所做过的种种坏事, 包括当年送甄嬛含有麝香的祛疤药企图让她流产的事, 皇上立即派太医检查舒痕胶才发现其中玄机, 震怒下令严惩安陵容 (第 68 集)

甄嬛: “虽然鹂妃 (安陵容) 制作迷情香有罪, 但她失了孩子, 也算是得到了教训。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 鹂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 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 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 就宽恕这回吧”。

端皇贵妃: “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 怎地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 如今想来不觉得蹊跷吗?”

皇帝: “身体健壮也架不住有人暗害, 卫临在哪儿? 你看看这个舒痕胶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卫临 (太医): “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 若每日使用, 不出三月便会小产”。

(安陵容做的坏事败露之后, 皇上愤怒质问安陵容)

皇帝: “熹贵妃的孩子、沈眉庄的死, 是否都是因为你? 你陪朕多年, 背后为何竟如此狠毒?”

安陵容: “皇上, 您又何曾有一丁点喜欢过臣妾? 至于狠毒嘛, 在这深宫之中谁没有狠毒过?”

皇帝: “人人都有狠毒的时候, 可是你的狠毒已经超过旁人百倍, 带她下去, 禁足延禧宫, 再不许人伺候。朕便要看她自生自灭, 免得谁杀了她, 脏了自己的手。

例子 22. 安陵容被皇上下令禁足, 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和希望。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皇后手中的一枚棋子, 被利用来打击甄嬛和其他妃嫔。安陵容在临死前与甄嬛进行了最后的对话, 坦露了自己内心长期的不甘和嫉妒。(第 69 集)

安陵容: “若还似从前那般单纯, 恐怕在后宫中早已死了几百回了”。

甄嬛: “谁都知道宫里的日子难过, 但日子再难过, 也不该伤害身边人, 特别是一直把你当作亲姐妹的人”。

安陵容: “曾经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 你拥有那么多东西, 高贵的出身, 美丽的容貌, 还有皇上的宠爱, 而我却因出身低微备尝世人冷眼, 你不要怨恨我说我狠毒, 其实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 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一回。

我不得不争宠，不得不怨恨皇后、怨恨皇上、怨恨一切不把我当人的人，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地帮我，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可在这后宫之中哪儿有什么真心可言，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

甄嬛：“你若不完全昧了良心，你回头自己想一想，你害过多少人?”

安陵容：“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得。以前我从来由不得自己，今日终于可以由自己做回主了”。

第四阶段，最终安陵容在失去皇后支持、被皇帝厌弃严惩后服毒自尽后，观众既对她的悲惨结局感到怜悯，也因她的恶行而产生恐惧，从而实行情感净化作用，符合 Zhang (2020) 对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总结里的净化作用“悲剧通过引发观众的“恐惧”和“怜悯”，实现情感的净化。通过这种情感的释放，观众能够在观看悲剧后获得某种精神的升华与清净”。Hegel (1975) 认为，悲剧的本质来源于两种正当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安陵容的悲剧可以被视为个体生存诉求与封建宫廷制度的冲突，以及权力欲望和道德良知的冲突的最终体现，她试图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寻求生存，但她的行为又违背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她的失败象征着个体在专制体系下的无力挣扎，而她的悲剧则成为整个权力斗争的缩影。安陵容在临死前与甄嬛的对话，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促使观众反思整个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她的最后一句“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得”既是她的自我认知，也是整个悲剧的终极点题。

3. 安陵容悲剧的成因

3.1 个人原因

安陵容悲剧命运的个人原因主要源于其自身性格中的多重缺陷：自卑、敏感、善妒、狠毒以及对他人的过度依赖，这些缺陷最终成为她走向毁灭的致命弱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悲剧人物往往具有某种性格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了他们的悲剧结局 (Zhang，2020)。安陵容出身低微，父亲仅为县丞，母亲虽为正室却性格懦弱，长期受妾室欺凌。这种家庭背景使她从小便形成了强烈的自卑敏感心理。在入宫后，面对其他家世优越的嫔妃们，她对自身身份的敏感被进一步放大，不仅缺乏安全感，也难以真正信任他人，即使面对甄嬛等人初期的真诚相待，她依然戒心重重。在权力斗争日益激烈的宫廷中，安陵容渴望凭借获得皇帝的宠爱来改变命运，但她性格中的敏感与嫉妒，使她无法理性面对竞争者。特别是对甄嬛美貌与才情的嫉妒，使她逐渐走向极端，多次设计陷害他人，从最初的被动嫉妒者逐渐演变为主动加害者。而她依附皇后的行为也体现出其性格中严重的依赖性与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源于性格缺陷的错误判断，最终因手段的非正义性导致命运发生突转（被皇后抛弃、皇帝厌弃），符合 Aristotle (1987)“性格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局”的悲剧逻辑。

3.2 社会原因

3.2.1 封建宫廷制度的压迫

在封建宫廷中, 等级制度森严, 女性的地位与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背景和出身门第。安陵容出身低微, 使她自幼形成了自卑、敏感的性格。在后宫中长期遭受歧视与排挤, 她渴望通过争宠改变自身及家族的命运, 获取生存的尊严与认同, 这一诉求在当时特定环境下具有其伦理上的合理性。然而, 封建宫廷制度高度强调门第出身, 尽管她努力通过才艺和争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封建宫廷制度的束缚使她的努力始终受到限制。正如 Hegel (1975) 所说的悲剧的本质在于“对立但各具合理性的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 安陵容追求生存尊严的个体生存诉求与封建制度形成不可调和的对抗冲突, 她的挣扎是对封建宫廷制度的反抗, 但封建宫廷制度为维护皇权稳定的 “合理性”, 无情的压制了她作为个体的生存诉求。两种力量的对抗中, 制度的强大与不可撼动, 注定了安陵容的悲剧结局。

3.2.2 后宫权力斗争的残酷

后宫是封建权力斗争的缩影, 嫔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和自身的生存空间, 不惜互相残害。安陵容因甄嬛的得宠心生嫉妒, 逐渐疏远昔日挚友并投靠皇后试图通过依附强权获得庇护与地位。然而, 这种依附关系反而使她在权力斗争中逐渐迷失自我。例如, 她多次参与皇后设计陷害甄嬛的阴谋, 甚至亲手导致怀孕嫔妃流产, 这些行为不仅使她与甄嬛的友情彻底破裂, 也使她在道德上陷入了困境。在此过程中, 安陵容的道德良知与权力斗争形成伦理力量冲突, 她从最初感恩知礼的少女, 逐渐在宫廷斗争中丧失道德底线, 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这种宫廷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使安陵容在争斗中不断走向极端, 最终走向悲剧。

3.2.3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限制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女性的价值往往被单一地定义为美貌、才艺和生育能力等外在特质, 并被期望具备贤良淑德的品质, 以符合男性的审美和权力需求。安陵容虽然具备一定的才艺, 但这些才艺在宫中只能作为她争宠的工具, 并未能真正改变她的命运。由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限制, 安陵容在宫廷中只能通过依附男性或与其他女性争斗来谋求生存, 试图通过获得皇帝的宠爱来证明自己。然而, 这种途径的不确定性使她长期处于焦虑与不安之中, 导致她的性格逐渐扭曲。她为了争宠而不择手段, 也逐渐迷失了自我, 最终沦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总结和讨论

安陵容作为后宫剧《甄嬛传》中的典型悲剧人物, 其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缺陷的结果, 也是封建社会多重因素交织共同作用所致。从个人层面看, 安陵容出身低微, 自幼不受父亲重视, 形成了自卑敏感的性格。在后宫巨大的生存压力下, 这种性格逐渐演变为多疑、善妒和狠毒, 她的 “性格缺陷” 成为导致其悲剧命运的重要个人原因, 使她在后宫权力斗争中一步步迷失自我。从社会层面来看, 安陵容的悲剧主要源于

三方面: 1. 封建宫廷制度的压迫: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出身直接决定了社会地位与发展机会。安陵容因身份低微而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挤。2. 后宫权力斗争的残酷: 后宫是皇权政治的缩影, 妃嫔们为争夺宠爱和生存空间相互残害。安陵容因甄嬛的得宠而生嫉恨, 逐渐疏远旧友, 依附皇后以求庇护, 最终却在斗争中失去自我。3.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限制: 女性的价值被狭隘地限定在美貌、才艺和生育能力上, 安陵容虽具才艺, 却无法凭此改变自身命运。这种社会规范不仅束缚了女性的发展, 也决定了她们在宫廷中无法摆脱悲剧宿命。

本研究结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对安陵容的悲剧形象进行个人和社会层面双重分析, 安陵容的悲剧形象既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 (因性格缺陷导致的命运沉沦), 又契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悲剧人物往往具有性格缺陷并经历“突转”和“发现”的情节发展, 最终因自身弱点导致悲剧结局 (Zhang, 2020)。安陵容的“性格缺陷”是导致她悲剧命运的个人原因, 她的自卑和敏感使她难以信任他人, 从依赖朋友到嫉妒朋友而投靠皇后, 这一突转使她逐步走向极端。在临死前, 她“发现”自己只是皇后和皇上的棋子, 最后绝望服毒自尽, 观众在看到她悲惨的结局时, 既对她的遭遇感到怜悯, 又对她的恶行感到恐惧, 最终实现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净化作用”, 这与 Meng (2012) 在《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解析〈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观点一致。黑格尔认为悲剧来源于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 最终导致人物毁灭 (Wu & Tu, 2011)。根据对安陵容在《甄嬛传》中的悲剧形象进行分析安陵容身上体现了两对矛盾冲突:第一, 个体生存诉求与封建宫廷制度的冲突: 安陵容希望凭借自身才华获得地位和认可, 但封建宫廷制度决定了出身背景低微的她必须依附权势才能生存。她无法真正突破出身的局限, 最终被封建的宫廷制度所吞噬。第二, 道德良知与权力斗争的冲突, 她从最初感恩知礼的少女逐步变得善妒狠毒, 在宫廷斗争中逐渐丧失道德底线, 而黑格尔认为, 这种内心的道德矛盾正是悲剧人物最痛苦的来源。当她发现自己无人可依时, 选择了自尽, 这既是对现实的绝望, 也是对自己一生挣扎的终结, 这与 Jiang (2021) 在《冲突与和解: 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视角分析菩丝悲剧的必然性》的观点总结一致。

安陵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沦, 更折射出封建皇权体制下女性普遍的生存困境。对于现代女性而言, 她的悲剧形象带来三方面启示: 1. 自我认知与自信建立: 现代女性应通过教育和自我提升, 建立自信, 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外貌和出身, 而在于个人的能力和品质。2. 独立与自主: 现代女性应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 避免过度依赖他人, 学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3. 保持道德与底线: 现代女性在追求个人目标时, 应始终保持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避免为了短期利益而做出违背良心的行为。

本文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创新性地结合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对中国后宫剧《甄嬛传》中安陵容的悲剧形象进行剖析，从个人与社会环境双重维度分析其悲剧成因；这种跨文化的理论融合为中国后宫剧研究带来全新视角，为读者理解剧中人物的复杂性和命运的必然性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另外，通过对安陵容悲剧形象的深入分析，读者了解的封建宫廷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安陵容的悲剧生动展现了封建宫廷制度如何通过等级、权力斗争等方式限制女性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使中外读者对古代女性命运有更深刻的理解。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1. 扩展研究对象：可对比分析《甄嬛传》与其他后宫剧中的悲剧形象，探讨其背后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差异，以及对观众的影响。

2. 理论创新：尝试结合女性主义理论或者心理学理论进一步挖掘后宫剧中女性形象的内涵，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3. 跨文化研究：比较中国后宫剧与西方宫廷剧中的女性悲剧形象，分析悲剧理论在不同文化中的适用性和差异性，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References

Aristotle. (1987). *Poetics* (R. Janko, Tran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350 B.C.E.)

Han, X. (2016). *Analysis of The Popularity of Chinese Palace Intrigue Ddrama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egel, G. W. F. (1975).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T. M. Knox, Trans.; Vols. 1–2). Clarendon Press.

Jiang, Z. M. (2021).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Analyz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Tess's Tragedy from Hegel's Theory of Traged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Beijing University.

Meng, J. (2012). A Soul - Stirring Traged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Gatsb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istotle's Theory of Tragedy in *Poetics*.

Roche, M. W. (2006). Introduction to Hegel's Theory of Tragedy. *PhaenEx, 1*(2), 11–20. https://doi.org/10.22329/p.v1i2.222

Sun, W. (2020). *A Study of Female Character in Palace Intrigue Drama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Wang, H. X. (2014). The Tragic Implications in The TV Drama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Yihai*, (8), 133–134.

Wu, C. Y. (2019). On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An Lingrong's Conscience in The TV Series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Journal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8), 159–160. https://doi.org/10.16871/j.cnki.kjwha.2019.08.070

Wu, W. Z. & Tu, L. (2011). A Brief Discussion on Hegel's Theory of Tragedy. *People's Forum: Academic Frontiers*, (315), 218–219.

Zeng, S. D. (2012, April 24). The Creators of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Explain The Behind – The - Scenes Story: Costumes, Styling, and Scenery Show Real Craftsmanship. *News Evening Post*. https://ent.sina.com.cn/v/2012-04-24/17033614056.shtml

Zhang, H. (2014). *Analysi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TV Drama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T. (2020). *An Exploration of Aristotle's Theory of Tragedy and Its Spirit of Realis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Anhui University.

Zheng, Y. N. (2014). Panoramic View of Palace Female Tragedy from A Contemporary Female Perspective: On Harem Figures in *The Legend of Zhen Huan*.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9*(4), 16–22. https://caod.oriprobe.com/articles/42425477/Panoramic_View_of_Palace_Female_Tragedy_from_Conte.htm

Zhu, G. Q. (1983). *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 (L. X. Zhang, Trans.).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